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表賈校正

官制門

爵秩

漢封侯

漢設爵二等曰王曰侯皇子而封為王者實古諸侯也故謂之諸侯土
王子而封侯者故謂之諸侯群臣異姓以功封者謂之徹侯大者不過
萬家小者五六百戶以為差降古者有分土無分民自漢始分民而諸
侯王國皆連城數十踰於古制不特此也有以宦官而封侯者高后八
年封中謁者張釋之為列侯是也有見任宰相而封侯者公孫弘平津
侯是也有以婦人而封侯者蕭何夫人同封鄧侯樊噲妻呂須封臨光
侯是也有以方士而封侯者樂布封為樂通侯是也若是者皆無定制

非復先王列爵分土之意也

食邑

秦爵二十級惟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本無食品其有加異者與其關內之邑食其租稅高帝即位之初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所以寵異於一時非常制其後論功封侯者凡首四十三人食邑者除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二百貨殖傳所謂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是也宣帝本始元年論定策功蘇武劉德等六人爵皆關內侯德武食邑蓋特寵劉德蘇武二人而加異之也然有累爵至列侯而未有食邑者樊噲是也亦有累賜食邑而後封侯者酈商是也

周爵祿

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莫食司馬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漢制除官試守滿年然後為真若干名食全祿猶有古意

漢爵

漢爵二十級自一級以上至不更四等則比士大夫以上至五六夫五等則比大夫左族長以上至大將妻九卿之人也關內侯比古圻內之子男列侯比古列國之諸侯漢初因之凡爵一級直錢二十有赦則賜民爵一級有罪則許民買爵以贖罪公其服飾免復飾免復各以其爵之高卑而為之劑量也以樊噲夏侯嬰二傳攷之其遷轉次第有不可紊者樊噲以舍人有斬首之功賜爵大夫已而加列大夫已而賜上關已而賜五大夫已而爵號比封君已而賜重爵列侯累遷將軍賜食邑夏侯嬰以太僕常奉車有降敵之功賜爵五大夫已而賜執帛已而賜執圭已而得印匱已而封滕令已而賜食邑一級一所載載有紀序間有超遷越轉則又出於上所特恩而已

唐階勳爵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加官則兼稱之謂也然其所以加有列侯將軍至即中亦必因其所加而責其

職任是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所謂散官勳爵者亦加官之數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九為文散階自驃騎將軍至校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以吏部郎主之曰勳者自上柱國為正二轉至武騎尉為一轉以司勳郎主之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繫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謂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臣人分茅建社令其為階爵豈復有此是得謂之當其實乎且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于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實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蔭而已所謂假虛名而濟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凡唐制自勳階進者叙以散官封公蔭叙明經出身亦以散官京官罷歸亦以散官勞改叙進亦以散官故未有職任而

者有已職任而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虛假與試官殊科宋明改官制始以唐散階為寄祿官勳官歟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古者世祿不世官

咸五年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胡氏云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故仕者世祿不世官任之必以其賢也使之必以其能也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昔者有自野耕田釣權居輔相而人莫不以為宜陟象賢復相太戊武公世羨入為司徒不以世故疑之也伯鯨既殛禹作司空蔡叔以囚仲為卿士亦不以其父故而廢之也惟其公而已及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管爵為已私援引親黨分據要途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韋門老身而不用春秋書仍叔之子云者示戒深矣。林勳云以德詔爵以功詔祿故世祿而不世官蓋世祿則世子第無失所之憂不世官則入仕之源清而官無冗員之隘其意若曰世類苟賢則食禾自足而爵位可以自致焉不賢則均食先人之田祿不過數世自與庶人等矣此先王待遇賢臣重惜名器之善意。梅庵云

世祿所謂有田以處其子孫也先王之世仕者之子孫則教之教之而
成材則官之如不足用亦使之不失其祿蓋其世嘗有功德於民報之
宜如此忠厚之至也

古人以穀粟制祿

呂氏云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三百五十斛其稱中二千石者
月各百八十斛二千石者百二十斛比二千石者百斛六百石者七十
斛百石以下有計食佐史之秩計食月俸十一斛佐史月俸八斛安范
唯有計食以上之說呂不韋死其舍人六百石以上奪爵以此攷之則
漢之祿秩大率皆秦制其間少有增損則不可知爾孟子論周室制祿
自上農夫食九人積之孔子使原思為宰與之粟九百而孟子為齊鄉
其祿十萬鍾然則自古至於秦漢無不以穀粟制祿也荀綽晉百官表
注載後漢延平中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十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月錢
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當殤帝之世百官俸祿猶米多錢少况於古乎

漢祿

漢祿賦於民上自三公而下至百石吏吏祿各有差其見於百官表
之注者皆以穀計也至廣律則謂丞相大將軍俸錢月六萬是則漢祿
較多而錢少如貢禹拜諫大夫秩八百石俸錢月九千二百又拜光祿
大夫秩二千石俸錢萬二千蓋寬饒以太中大夫為司隸校尉俸錢月
數千當時亦不以為祿厚加之節臘有賜士大夫足以養廉而無冒耻
于利之態惟小官卑秩稍祿既薄而賞賜不及焉則不能以自奉宣帝
憫小吏之勤事於是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哀帝又益吏二百石以下
奉自是小吏稍稍優游至平帝時諸吏之初除者皆食半俸滿一歲為
真得食全俸比二千石以上致仕者三分故祿以一與之大抵亦高爵
厚祿者損之耳光武中興其千石以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
於舊秩故西京千石月九十斛東京減為八十西京比六百石六十斛
東京減為五十五則是光武之減吏祿乃所以益小吏之俸也宣帝哀
帝增三百石以下光武減六十石以上其損益之制不同要皆有補於小
吏

職田變而為地又未幾而罷罷而又置職田公廨本錢有俸有料有賜
一或年給季給月給日給春秋給其後無事則增加軍興則半給其後愈
增愈重天寶數倍於開元大曆數倍於天寶建中又倍於大曆大曆中
權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至十萬自此以後大率外官俸錢重
於內官有自方鎮為八座至謂罷權有自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
之晚

宋朝祿秩

祖宗留意養賢前代俸給未有實數也而今給以實數前代俸給未有
實錢也而今給以實錢省官益俸見於開寶優祿養賢見於雍熙在祥
符則加之在寶元則不減之其為士大夫慮至悉也然此皆天子意也
非臣子自為身計也自元豐諸臣以省俸之名欺其君以增俸之實豐
其身寄祿官有俸錢職事官又有職錢所以入者厚矣以元豐之制比
之元祐最為優異而奚以省言也雖曰五品降為六品七品降為八品

然此特章服爾議請減蔭及用舊品而又奚以省言也元祐稍減於元
豐而紹聖復沿於元豐其切於已計如此哉然此猶未至於極也崇觀
姦臣自奉過度俸錢職錢之外又有食料等錢有言之者則以減俸非
治世事之說止之噫古之制祿為天下公後之制祿為一己私竭膏血
之私奉溪壑之欲君子為之寒心焉中興以來一洗陋政其謂增損得
其道矣然嘗攷之祖宗之制可為後世法者非一而其大要有三一曰優
小吏二曰優外臣三曰優故老避人之俸熙寧增之小官之俸紹興又
增之非優小吏乎小吏加優則廉節立矣均給外官職田見於慶曆按
吏外官供給見於紹興非優外官乎外官加優則輕外之患去矣淳化
中致仕給半俸景祐中致仕率給如分司官非優故老乎故老加優則
待賢之意篤而來者知勸矣雖然上之所以待我者厚矣我之所以自
待者宜如何曰觀願觀其所養也自求以實觀其自養也以溫飽為念
而從事於囊帛匱金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始非所望於君子之所給俸
券請之於府在職奉使不肯稟給天下未始無鄭公伊川也然不可謂

皆鄭公伊川也自出綠米以濟貧民自分俸錢以賑荒饑天下未始無
苞稱王居白也然不可謂皆苞稱王居白也

資格

宋朝堂除及資格

國初官人之法文臣屬中書武臣屬樞密太宗分中書之權而置審官
院神宗分樞密之權而置審官西院遂以文臣之審官為東焉于後合
東西審官之權而歸之左右尚書文臣之差注吏部若得專其責矣然
監司郡守及御史省郎以上皆中書主之正將副將唯備將以上皆樞
密主之此堂除所以為重不也祖宗以來資格甚嚴其用某人也必曰
嘗歷其資也由守而憲由憲而漕由漕而三路使而三司副使至是方
除待制焉由正將而邊守州鈐由邊守州鈐而邊帥路鈐由邊帥路鈐
而都鈐總管官至是方選管軍焉一資一級至不輕也自熙寧大臣引
用新進有邑宰資序而為監司郡守者有選人未改官而亦預後授者
官制既行資序止於吏部朝廷所除出於臨時而文臣之資格亦失自

政和之官爵日濫而橫行之任下及匪人邊郡之除無異正任官制後
行武臣直博皇城使雖樞臣莫之能改而武臣之資格壞矣夫待常才
以資待非常之才以望如徒以資而已則盛德善行瑰奇偉雋之士或
拘格而避回然專捨資用望則狂繆之流矯抗之士或以虛名進矣其
用望之弊當有甚於資也且祖宗之朝間有不次而舉者有特旨而授
者畢士安以侍讀學士兩遷而正端揆宋琪以兵部員外三遷而居端
揆王顯閣門使也其正西府止於兩遷王繼英客省使也其知西府止
於一遷此固非純用資格者然資格終不可廢也李定以資淺入臺三
舍人不奉詔武功大夫之轉橫行則紹興廷臣深非之焉蓋資格嚴則
人望為足貴用望者多僥倖者至斯亦不足貴也已昔范文正公為百
官圖以進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則為序遷如此則為不次噫必
有范公而後可以用資寇忠愍議擢指揮使吏以例籍進公曰用一牙
官尚須檢例安用我輩噫必有寇公而後可以用望否則資望俱失矣

資格之弊

孫淳論資格之弊以為今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士之寡廉鮮耻者爭於資格也民之困於虐政暴吏循資格之人衆也萬事之所以抗弊百吏之所以廢弛法制所以頽爛決潰而不之救者皆資格之失也今小人累日而取貴仕君子側身而困卑位爵不考德祿不授能故曰賢才之伏於下者資格拘之也才足以堪其任不拘歲月而妨之矣力不足以稱其位累資考級而得之矣位不度才功不責實故曰職業之廢於官者資格牽之也夫資格之法起於後魏崔亮而復行之於唐裴光庭且二子者其當世以罪之今資格之弊流漫根結踵為常法方且世世而遵之矣為今之急誠宜太獨弊法簡拔異能爵以功為先後用才為資序無以積勤累勞者為高科無以深資久考者為高選智愚一別善惡陳前而萬事不治者後未之聞也

任子

古者官人以世

成周之世下及列國皆官人以世周之劉單召甘晉之韓趙樂毅范之高國陳鮑衛之孫甯孔石宋之華向皇樂鄭之罕駟國遊魯之季孟臧孫楚之闕為申亟皆世不之人與國終始

選擇而後用

盤庚之告群臣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觀此則知是雖以其祖父舊勞王家之故猶必加以以選而非泛然錄用若後世之無擇也

任子保任之法

任子之說起於劉向以父任為輩即表盜以兄任為郎中釋者曰言為父兄所保任故得為郎也而有山蘇洵上書仁宗亦云所謂任子猶曰信其父兄而用其子弟云爾由是言之任者保任之謂保其可任不保其不可任者其後易保任之名為奏薦亦以論薦人才之義而已矣以趙括之與父異心而其母上書括不可將如有不稱請無隨坐是母之親不敢保任其子也義縱少為群盜有姊以醫幸於太后太后欲官之

婦曰有弟夫行不可是以姊之親不保其弟也夫保息者婦人女子之常情也以括之母猶不敢保其子以繼之姊猶不敢保其弟于以見古人保任之法蓋如此其嚴也而况夫受國家之爵位號為人之父兄者曾一婦人女子之不若也昔衛子思有言曰武王之母第八人五叔無官尚德故也公孫黑之將死請以其子為右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當任之不才將朝夕縱汝又何請焉是古之任子者有無為可否之明驗也後世失古人保任之意惟其恩澤所及而已不計其賢愚也惟其格法所得而已不擇其可否也於數子之中苟有一人雨露之未及則為沒齒之遺憾視數小子之態固不獨一張禹為然也是以上之人知有隨其所已任而予之矣異時不如所任不復詰也下之人知有挾其所得任而求之矣才德之堪任與否不暇顧也胡不觀祖宗立國之初咸齊即駙馬之目嚴蔭補致試之科恩郊薦不數數而予之也太祖在位十七年四行大禮爾祖宗在位二十三年五講郊禮爾蓋有雖經奏薦而便致引對尚有可否予奪之權行乎其間非可以斷斷而取必者也

奏之恩告若之澤不汎以施之也惟視其平昔勞績之為輕重爾

奏

漢制二千石九卿得蔭子弟為郎其為虎賁諸郎者皆許父老子代或毀于刺史守而名績流著亦蒙恩典錄其後嗣如汲黯張安世皆以父任而表益亦以其兄任其為郎一也而等有四議郎中郎侍郎郎中號三字郎而悉屬於光祿勳以給天子宿衛獨議郎不預便宜之數光祿勳以四行察其茂廉才迹屢異始蒙選舉銜居高第然後出補長丞異時遷擢亡而至於兩府初無限格然攷之於史貢禹以光祿勳大夫二千石秩惟有一子猶未得祿故以御史大夫卒始以持恩任其子為郎桑羊為御史大夫自以為為有功於國欲為子弟得官而武帝不與漢之奏蔭雖有定制而未始有常恩也

唐資蔭甚濫然其選輕

昔漢世祿之法雖發而任子之科亦優凡朝之公卿子弟苟以父任兄任皆得為郎亦可以為優矣魏晉以中正取人其實絕以關闕為尚然

其立法本以德行爲先反以門地相尚是爲名實背違所以未爲公論
若唐之興以儒科取士而資蔭自爲一途然而議者多言其濫矣高宗
時劉祥道所言雜色入流者謂三衛舊官親事帳內品子雜掌兵部散
官此則皆資蔭之流而謂之雜色抑不少矣所謂三衛者曰親衛勳衛
翊衛皆大臣之子孫爲之分番宿衛而後授祿任所謂親事帳內者文
武三品以上乃給而以品官之子爲之所謂品子者有納課品子歲取
廢臣之子上之兵部納課十二歲而後試量文武授散官有捉錢品子
日本屬以簿附朝集使上之考功兵部滿十歲量文武授官又有太廟
社稷齋即皆以武選而崇文宋文及四門館生又以文授凡此皆唐資
蔭之目也然楊國忠以其子暄舉明經不中授與舉者達奚詢聞之大
驚遂寘之高第俄與詢同列則當時權要子弟欲進身通顯亦必托之
儒科則任子之目雖衆其選爲輕而唐之得人於科目爲盛故賴此耳
惟李德裕以任子位宰相乃言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爲之爲史臣所
謂宜哉

宋初資蔭之濫

任子之法宋初其嚴乎咸齋即進馬之額立蔭補攷試之科其入仕之
路至艱也趙韓王以佐命之功出入將相二十餘年而其子之爲六宅
使出於天子之特授其弟之爲河南推官猶十年不赴朝大臣之於子
弟如此則當時之群工百執事又安敢有所希覬哉蓋自盧多遜之相
其子起家即任水部員外則其遷驟矣自呂蒙正爲三弟求官雖止授
其子京秩而其弟特注縣主簿則其路廣矣然猶未至於濫也祥符中
錄王超之子德用爲忠佐超之建旄秉鉞已二十二年則是祖宗朝管
軍方鎮未有奏蔭法也淳化中從魏咸信之請以其子爲大理丞咸信
以宰臣之孫爲駙馬都尉則是祖宗朝天子之女未有奏蔭法也太平
興國中以杜彥鈞補東頭供奉官彥鈞以昭憲之姪從太祖幾二十年
則是祖宗朝貴戚妃后之家奏蔭之不濫也至于後日擴恩四出誕節
之恩起於至道其後至於推恩之濫入流增多矣效禋之恩起於祥符
其後至於一郊所奏且數百人矣國初無致仕之制官給事而致仕者

其子同學究知制誥而致仕者其子試校書給事知制誥皆曰侍從且特恩也明道初員外郎致仕者其子試校書三丞致仕者其子為三丞即是今之朝奉奉議皆得官其子矣又其甚也有易簣而請者有停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其濫也國初無遺表之制韓重斌之子為作坊副使劉備之子為大理評事亦皆一時特恩也真宗以後丐請日繁其初已官者或止遷秩而後則盡補白丁矣又其甚者妻族外甥悉皆露恩門客僕隸亦蒙甄錄遺表之恩何其濫也未離襁褓已結縉紳不限賢愚槩居祿位此非孫沔之言乎承蔭既多受蔭已重行恩在已假奏為名此非裴明允之言乎弊而至此亦可嘆也已今誕節之恩罷之久矣而三者之弊猶政也蓋亦少加之察中淳熙之志文臣貪即武臣副使終身止任一子正印正使再遇大禮者曾至於三滿郊者展至於再而遺表之恩致仕之恩皆為一品節令之制猶在也遷而行之則在今日任子較試之法

宋朝公卿子弟其未仕也則命之入學其既學也則嚴之較試既試矣

又有覆試之制有引對之制覆試而三事夫實坐其主司若奚奐王賚孫之貶是也引對而學業未精俾之再學若錢象中陳宗紀之黜是也致之既精察之既詳可以例用矣而猶未也太祖朝參樞之子並授供奉官太宗朝大臣之子止為六宅使夫其處之右職艱其仕路寧不謂膏梁之族未能詣究更事耶至其後也有同為相臣子而或授以即官或處之右列者有武列之家授以文秩而文班之後命以武官者因其所能為之區別噫亦嚴矣蓋自引對之法罷於天禧考試之法更於熙寧甚而有免試之制有陳乞之法不惟不對於便殿亦且不試於有司皂白不分廩賜無別此任子所以濫也厥今引對之制不可復矣祖宗覆試之制亦不必復矣惟銓試之制嚴而行之庶乎其可也

又任

漢朝又任

漢制過更三歲一更而其他官吏以至倉庫之微初未嘗有終更之限也夏候嬰自高祖特為太僕至文帝世不易其職貢門歷三世不從官

此其在內然也有為京兆五年張有為刺史五年柳有為郡守八年黃
未嘗不文任也三嘉謂文帝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其二千
石長吏亦安官樂職莫有苟且之意此足以見漢之任吏不輕易置也
苟二千石治行課最則特璽書增秩賜金亦未嘗遷擢以重斯民去思
之心至其屬吏則其太守察其廉汙而進退之故郡丞雖老聾或以其
廉而不欲數易黃曹吏書佐選其可用者而罷斥諸病吏亦安有具
員而終任者執當是時惟長安最為難治而尹京兆者往往久不過三
年近者數月一歲之毀傷失以罪過罷則知漢之文任固以其吏之
循良而貪汙者亦豈容久病民哉

宋朝久任

官守數易弊法也而將相之數易監司郡守之數易其弊為尤甚祖宗
朝趙中令之相凡十一年王文正之相凡十二年向文簡之相亦十年
皇祐用相遠者五七年次者二三年而亟用亟罷何郊已切議之良以
遺授之任非百官有司比任之則勿疑疑則勿任祖宗朝郭進之守西

山凡二十年李漢超之守關南凡十七年董遵晦之守通遠凡十四年
其餘或九年或十年或十餘年蓋不可悉數夫關外之任古人所重委
之也專任之也久則可以責其成效擢之未幾而遷之隨至雖有頗牧何
所用之祖宗朝宋博轉運使河東凡十一年宋瑋之知秦州凡六年蔣
元振之知白州凡七八年在蜀者或至三任宰相盧者或七年不遷而
知滄州未半年而更三任授發運使未數日而又遷諫議則吳申力言
之夫親民之職不可屢易監司一易則擾一路郡守一易則擾一州令
宰一易則擾一縣送故迎新勞擾萬狀五日京兆奸者侮之雖百龔黃
何所容其技耶祖宗朝曰相曰將曰監司曰守令無一不久其職者正
為是也不寧惟是張質之在樞密五十年王貽永為樞密十五年古之
以司馬為氏不過是也陳恕之在三司十二年李士衡之任筦計二十
年古之以倉庫為氏不過是也趙師民揚安國之在經筵或十餘年或
二十七年所以養君德者多矣司馬光劉溫叟之在臺諫或五年或十
三年所以格君心者久矣張師德九年在西掖章德象十二年在翰林

所以出納王命者當矣雖然亦視其才德如何宋琪自外即歲中三遷
為宰相何敏中自外即歲中三遷為宰相向敏中自外即百餘日正西
府可以速則速又不容以父任之法拘之

人才

人才

嗚呼天之愛人甚矣其有感於人事之變而迫於氣數屈伸消息之不
齊然後不得已而降咎也雖然是氣之屈於此也則必有所信於彼其
消於今也必有所息於後是以天將降非常之禍於此世則必為之預
出非常之人以擬之使夫國家猶有所依以立而生民之類不至於糜
爛泯滅而無餘是則理勢之必然而天之所以為天者其心固如此也
故七國將變而已生臣夫以擬之矣新室將亂而已生二十八將以擬
之矣天寶至德之運將厄而已生郭子儀李光弼李晟以擬之矣

節義

先漢有節義之實而亡其名

伏節死義之士何世無之顧上之所以養之如何耳高祖之初丁公不
忠於項羽而戮之以徇眾鄭眾不奉詔名籍而貸之以激世田橫不肯
歸漢而自殺則壯其節而為之流涕魯不下漢則嘆其守節死義之國
而不忍屠之所以培養氣節保獲風俗以為後世憑藉之計者不淺矣
故其後士大夫皆知節自守不為勢屈不疑之不肯解劍貢禹之不肯
改官不受卒徒唾首如田延年不聽兩吏挾持如蕭望之不拜大將軍
如汲黯不屈節于單于如蘇武其凜々英風使人激懦而憎氣以至田
申賈人也責陽以義有烈士之風樓護俠徒也議論常依名節而聽之
皆竦其他可知矣惟漢世之君陰有以養其氣不沮不挫而自有以銷
其犯上難制之氣故其人亦不以節行自矜而無矯激之名忠而不許
剛而不暴有伏節死義之士而後世獨以節義之名歸之東京者蓋東
京以節義為尚故也惟其所尚者在是故士大夫相尚成風而未免有
詭激之患要之東都尚節又不若西漢有其實而亡其名制

朋黨

嗚呼始為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真可謂不仁之人也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唐實錄見文對所為如此未嘗不為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為之漢唐之末舉朝皆小人也而君子何在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矣夫欲空人之國而去其君子者以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進朋黨之說欲

奪國

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為君子者固常寡過小人欲致之罪則有可誣有不可誣者不能徧及也至欲率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為朋黨爾故其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遊執友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

之國而去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理同皆自然之理也故聞善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聞善不敢稱則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則人主之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小人日近則為人主者悵悵然誰予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在位小人雖衆必有所忌而有所不敢為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而無所不為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欲奪國而與人者由其國無君子守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而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歟可不監哉可不戒哉

漢黨錮

始於甘陵南北部成於陳蕃李膺與太學諸生終於張儉等。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括囊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

而欲以口舌救之。或否人物激濁揚清。撥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身
至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殄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前漢之黨
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治之者元帝。與恭顯。後漢之黨指李膺。范
滂。二百餘人。而治之者威靈。與侯覽。曹節。章也。唐之黨指獨孤。損。崔遠
等二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柳繁。李振也。三黨盡索宗社存亡。其果
君子耶。抑小人耶。又君子之類。或以道德。以學術。以氣節。以議論。窮
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名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以
邪慝。以恩知。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可親。可以名之曰黨。而不可謂之
朋。胡安

漢唐黨不同

八厨八俊之徒。起於漢。而險人切齒於上。八關十六子之目。起於唐。而
賢者脫腕於下。均為朋黨之失。然而在漢。而節義之風。有補於漢。在唐
而鄙利之徒。有損於唐。此所當監也。

唐黨綱

裴度相。憲宗。德裕相。武宗。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
不及。中。度為小人所傾。無所不至。危亦極矣。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
勢。斥死海上。何者。度不為黨。德裕為黨故也。自今觀之。牛僧孺。李宗閔
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一也。夫為
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欲破人之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
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德裕怨欲
必行焉。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其能免乎。范滂

宋朝朋黨

宋朝慶曆。朋黨時。慶曆四年。初。呂夷簡罷相。夏竦受樞密使。復奪之以杜
衍。同時進用。富弼。韓琦。在二府。歐陽備等為諫官。石介作慶曆聖德詩。
言進賢退之不肖也。奸蓋斥竦也。竦駢之。而仲淹皆備所厚善。備斯言
畧不形迹。竦忌竦。因與其黨造尚論。目衍。仲淹。及備為黨人。備乃作朋
黨論。上之。其詞云。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
當時。竦黨至。謗誣仲淹。韓琦。富弼。有不臣之心。仲淹等相繼罷去。石介

一幾至斷棺元祐黨紹聖以來貶貢元祐臣僚至徽宗崇寧元年令有司
攷校收僚章疏言縱時者盡加責降尋又籍記元祐黨人以司馬為首
凡三百九人刻名于石後有蔡黨王黨之日亦至靖康之變原其所由
實由元祐大臣初以兼容小人為寬大元祐八年大防欲用楊畏為諫
議大夫范純仁言黨用邪人遂固爭避位大防不悟竟用畏為禮部侍
郎畏尋上疏乞講求神宗法以成繼迹之道自是悉召用熙豐舊人實
畏發之焉尋又有調亭之說盡用小人卒使小人復勝而君子去盡故
方其始也非惟排斥小人之黨而君子亦自分黨內自相攻如洛黨程
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蜀黨以蘇軾為領袖呂陶等為羽
翼朔黨以劉摯王巖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眾及其終也至紹聖初
同以元祐黨令寬嶺海之外可哀也已

群書考索卷三十九

畢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訓導袁賓校正

○兵制門
周兵

兵志序

古者制兵必有法其法必有志夏有政典商有伊尹兵書周有太公兵
法司馬法戰國有孫吳兵書皆志兵也自太史公八書止於律書言兵
班孟堅漢史止於刑法志言兵於是漢晉隋唐舊史皆無兵志惟歐陽
公作新唐書始志兵故凡歷代用兵之法掌兵之職養兵之具雜出於
傳記之間本末源流無所統壹聊於暇日採摭大要所以備漢以來兵
志云

周兵寓於農將寓於吏

兵制門

夏官司馬序官曰凡制軍萬二千五百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三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鄭注云伍一兩一閭卒一旅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蓋當時之兵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為伍兩卒旅師軍李太白云比為伍閭為兩族為卒黨為旅州為師鄉為軍當時之將居則為鄉大夫出則為將帥長與司馬故李太白云比長因為伍長閭胥因為兩司馬族師因為卒長黨正因為旅帥州長因為師帥鄉大夫因為軍將兵不待選皆吾民也將不改置皆吾吏也有事則敵之於行陣事已則歸之於田里無招收之煩而教不闕無糴給之費而食自飽。太白又曰此則六鄉為六軍也按遂人註康成云遂之軍法如六鄉是則六遂亦為六軍也林贊良曰并田必為鄉遂并田之別所以寓軍法王畿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更迭用之國勢而民不勞可謂善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并田而寓軍之法則亦異焉

兵寓於民

凡歲時軍旅之事以鄉遂之官登其夫家簡其兵器治其車輦以縣師稍人之職作其司徒會其卒伍治其政令則此等官宜領之司馬而乃屬於教官以此見周人之兵出於民民事治則軍政舉於中

夫家數

周禮所謂夫家者一夫受田百畝家出一夫而已然亦有合居者故小司徒又言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蓋雖合居亦惟計其丁壯而用之與別居者無異

兵數多而民役簡

天子六軍七萬五千人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次國二軍小國一

軍此其所用以征伐之大數也若乃王畿千里軍賦萬乘則六軍所用

特其什一而已漢志云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田車萬乘故無萬

萬乘之賦為馬四萬大國一封軍賦千乘則三軍所用特其半而已漢志

一封建三百六十里提封百萬井田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然至於次國

周禮公侯或五百里或四百里則兼附庸言之故與此不同

小國其所用之軍蓋亦無以異此此其經常之制可為後世式也切嘗
攷之千里之畿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之
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出一夫為五百一十二
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列國之賦皆通此
數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息於道路者七蓋自夫率之
七家相更以給於軍則王畿之內凡七十征而役一周焉以七夫付一
十一為諸侯之國凡十四征而役一周焉民年二十而事六十而老其
軍故也軍故也諸侯者不過四十年是王畿之民凡給役者半歲而更則其民生一
世之中而一役焉耳使諸侯之民凡給役者一歲而更則其民生一世
之中而再三役焉耳不亦簡而易從乎雖然王畿之內有諸侯之朝邑
如晉有許有公卿大夫元士之夫綠謂之內有王公子弟之采地凡所
以屬注其民者不一而足故其制賦之數視侯國特輕焉欲其以勞侯
相兼也至於侯國其歲則有朝覲會同之役其征伐則有勤王敵愾之
師至於衛社稷脩封疆簡軍徒備器械治兵振旅無所不用其衆故其

賦民之制必如是足雖其役至於倍王畿然亦不得已也曰

丘甸之法不行於鄉遂

丘甸之法按康成注小司徒以為是采邑之制如杜氏所云亦即采邑
寓軍之制周人六鄉六遂雖不用丘甸法然通亦此數計之王畿百同
一同之內則為百甸百甸而百乘百同而萬乘每乘七十五人則王畿
千里其為七萬五千人者凡十適當六軍之制十倍矣天子凡征行不
過六軍以十分而迭用其一此所以民不勞而國不危也是豈若秦漢
以後之用師動以百萬之衆決勝於一舉而能戡然而丘甸法獨不行
於鄉遂者蓋除鄉遂十六同外自新地以徃所餘八十四同自可以為
六軍者有八其奇者猶三萬人周公之制六鄉六遂特為天子之衛而
有所征行則於采地之中迭用其八分之一以備六軍猶有用不盡者
三萬亦可以充補卒之備古者制軍如此不窮民力曰

丘甲

春秋成元年作丘甲杜氏注以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長長轂一

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合魯使立
出之按社氏說似不通周制四丘為甸如此則是魯人增四倍之賦魯
之豈至如此惟胡康侯曰依立甲者益兵也古者四丘為甸甸方八里
旁加一里為成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曾為齊難作立甲
益兵備禦爾唐太宗問李靖楚廣興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亦二十五人為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
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具一乘則今作立甲者即立出一甲向之十有
八人者今增而為二十五人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軍矣所未可知者
其三甸而增一乘乎抑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韋車千
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二廣之法一乘至用百五十人則魯
每乘而增一甲亦可知也要之其實為益兵向之四丘共出三甲者今
使每丘出一甲爾非若杜氏之所謂立出一甸之賦曰

內政

內政之法自五家為軌積而至於十軌而為里自四里而為連續而至

於十連而為鄉軌五家也十軌則五十家而四里即二百家也故二百
人而為卒十連二千家而五鄉即萬家也故萬人而為軍率一家而為
兵者一故分齊為三軍得精兵三萬人周制之在司農率三農八家其
可任者二十人以一井率之甸六十四井為夫一千二百有八十矣司
馬法則曰甸出甲士三人士卒七十二人大司徒同籍民數彼其衆而
征於司馬者不能十之何耶民悉可以為兵而不悉以為兵也非特此
也司馬法又曰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士十人徒二十人
夫百井之城除宮室涂巷三分之一餘六十四井一甸也今又特三
十人何耶兵籍甚具比征調則止此爾且兵者視農而益損行者視居
而益損先王所以休民力者如此今仲之制率家一兵率五鄉一軍更
代復免未聞焉其名為寬實視周為苛矣得無殫民力乎况周制處農
於野處工於肆處商於市蓋相資而不相病也今仲以工商別為鄉六
不與仕伍專幹利以給費得無以末病本乎若仲特強齊之術耳蓋周
國本七家賦一人其征謂二人只用一
人其十四家送出一人征調陳君舉云

仲欲得志於諸侯要使一旦用之大國不及知小國不及備而獨於都邑之近地分為二十一鄉而以農鄉十五以賦三軍則是五鄉萬家為一軍家出一人每軍萬人其視古者七家出一人其征調又二人止用一人之制大有間矣然其三軍惟出於農鄉而工商六鄉不與焉即執里連鄉以寓伍戎卒旅其視昔時居則為此間族黨出則為伍兩卒旅者未甚戾也蓋其時在鄉曰農在軍曰士而文學之士獨不在於二十一鄉之列者所以表其貴於四民而居之間燕是故管子以軍民言之則曰士農之鄉國語以軍言之則曰士鄉彼韋氏謂士為軍士而唐尚書乃謂十五鄉士民共之其意以為間燕之士此固不待辨而知其誤矣又况周制賦兵皆出於農惟田與追胥則工商場作今也既曰公帥五鄉高國各如之而又曰公帥十一鄉是其合工商六鄉言之即場作之遺制也

軍制壞自宣王

自宣王喪南國之師料民於太原夫以井田寓軍制何可料也自是而

至於春秋世主而急於立功齊威以募士伯諸侯晉文為前行而獲其志秦穆以喻陣而服隣國楚共以簡師克鳩茲吁益又專矣若夫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士私自為法代相長雄先王之制掃地盡矣

魯作三軍

周禮大國三軍伯禽時有三郊三遂春秋譏魯作三軍說者以魯本三國悼於大國之賦而自損其一其後三家將弱公室而作三軍理當然也季氏發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故謂之作

畿兵不出

古者五侯九伯專征而諸侯皆共四方之事畿兵不出也司馬法王有四方之事則冢宰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戒具虎賁氏以牙璋發之則畿兵不遠征明矣在易高宗伐鬼方有賞于大國雖天子之親征亦用諸侯之師劉文公之會對晉人曰天子之老諸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平王東遷以王人出戍則揚之水刺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人會伐屢矣左氏未嘗載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

之焉至戰國時京師益弱諸侯往往猶畏之當時告楚者亦曰一周當
一百晉不百韓不足以伐周說辭雖過實而亦可以見畿兵不出其力
常裕

周志三變至秦而極

周之六官司馬掌極而其起軍旅之法乃屬之司徒者兵民一致所謂
仁義之師也故司徒以井邑丘甸而均其所出之賦以北閭族黨而通
其相與之情以伍兩卒旅而擇其可任之人而後司馬因蒐苗獮狩之
時得以辨其旗鼓蠲鏡之用而教以進退疾徐之節凡此皆井田之功
也是故天子六軍居尊而統卑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比小而
事大凡鄉遂家任一人而未嘗盡用則民有餘力矣九伐以正邦國而
不及蠻夷則民無遠征矣九式均節財用而不及軍旅則民不轉輸矣
凡此皆封建之助也內有井田為之根本外有封建為之屏翰無養兵
之費無勤兵之勞此宣王攘夷狄止於民境平王遷洛邑晉鄭得以同
獎王室也一變而春秋齊威作內政有什五之法晉文蒐被盧作執轅

之官於是乎以強而井弱矣魯成公作丘甲宣公初稅畝於是乎以上
而剝下矣雖井田封建之制至是而漸壞其伯諸侯者猶能斥夷狄以
衛中國也井變而戰國齊愨之技擊魏惠之武卒秦昭之騎士皆導民
以力爭誘民以利鬪六國之軍各有百萬之師則不復大國三軍之舊
矣秦民十五以上悉詣長平昭王時齊民力三男子並為戰卒則不復家
用一人之制矣封建井田雖壞裂於此時而諸侯自相吞噬猶未逸出
乎中國之外故當時亦未聞有征行之勞轉輸之費也三變而秦郡縣
侯國則外無屏翰之助天子孤立于上而中國與四夷為隣所籍者萬
里長城而已阡陌井田則內無根本之固黔首窮悴于下而中國與四
夷為敵所資者三十鍾致一石而已然則自秦而降封建井田壞裂已
極而先王仁義之制蕩滅無餘無事養兵烏得無剝削之患有事
用兵烏得無征行轉輸之勞乎此雖勢所必至而後世興衰之故亦必
有所本矣

群書考索卷之四十

續集

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山堂先生章俊編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教諭譚璋校正

○兵制門
漢兵

漢京師無養兵之費

西漢之世財用沛然正以京師無重兵爾嘗試以百官志計之南軍總為一千五百餘人北軍總為四千餘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稽考以官掖司馬所領者論之多者百八十人少者三十八人况十二門止領於一校亦可槩見然此是中世以後之制若高文之世未有羽林虎賁未有七校其數當益少也若乃高帝征黥布發關中兵及中尉卒三萬人軍灞上文帝備胡以三將軍軍長安而惠帝末年發車騎材官詣滎陽是皆調兵民間因事設屯事已即罷非繫京師所養之兵

武帝變兵制

初高帝世南北軍不以出征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徵召甚便也自武帝窮兵興廢無窮歲至以中尉之材官赴遠恐京師無重兵易以生變也於是內增七校則又恐中尉之權太重也故又以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也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之人充之則募兵始此期門羽林皆世家為之則長從始此蓋自是有養兵之患而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眾民多買復於是發及謫吏元狩元特次及謫民大初元次及嫡庶天漢元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五必察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高皇寓兵於農之意安在哉

漢更卒

更有三品卒更錢更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一月二千是為踐更也

天下之人皆當戍邊三日律所謂縣後者雖丞相子亦所不免三日戍不可人人自行而行者亦不可便選因留一歲一更諸不出者出錢三百入官官以給戍者是為過更也陳君舉

漢賦兵

漢無計口授田之法故賦兵以丁而不以田丁衆而無田雖貧者不免為兵故凡為兵者皆家人子起田中從軍而非素養者也自其年二十三為正卒於是傳之疇官以給公家縣後給於中都官則為衛士給於郡縣則為材官給於邊徭則為戍卒皆一歲而代其給於縣則於吏卒一月即更代往來道中衣裳悉自補惟衛士衣食縣官罷遣宿享其餘則否至於年五十六者謂之罷癯老弱在所不任高帝紀注其已仕於郡縣而已被薦舉者皆不與給兵之選惟戍邊重事雖宰相之子不免高祖紀注而國有倉卒之寇當兵數少不足辦事則有一切調發凡其所當免者亦在行中謂之犇命昭帝紀注此其賦兵之大畧也

七科謫

天漢四年發七科謫張晏注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

漢軍賦

齊哀王欲發兵誅諸呂中尉曰非有虎符為驗不可發兵膠西王舉兵弓高侯詰之亦曰未有詔虎符而擅教兵王其自圖之柝陽侯擅與繇賦則削爵信陽侯坐事國人過律則罷免又有為東海太守坐擅發卒而死者有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而免者夫漢之兵散在郡國宜為王侯群國之兵也而嚴為之禁若此夫是以兵散天下而權歸一人此漢所以防微杜漸制兵之大畧也古者以牙璋起軍旅漢初則以羽檄召兵于郡國後用銅虎符

漢軍賦

漢軍賦有二其一則丁賦民年七歲已上歲賦口錢二十有三及十五以歲等百二十也其一賦財若軍人賞萬錢取等百二十七至於貧民亦以衣服金旣為賞計之直而等也至於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及二千石印者亦給軍賦則又不特取之於民矣蓋漢兵出於民凡其往來戍首道中衣裝悉自補從軍旅費之廢或自賞子錢家兵猶未衣食於縣官而其所賦於民者殆不過於車馬之資而已調兵遠征則食其所郡國之粟此其所以無列屯坐食之費也

漢兵權在內則分在外則專

漢初軍未有節制故天子得以入其壁而奪之軍自韓信始申軍法大抵兵在內權不屬於一人兵在外權專於主將且以南北軍觀之司馬屬於衛尉者也然司馬見衛尉不拜不私於衛將軍正次於將軍者然正不屬於將軍將軍有罪以聞兵權散主不偏屬於一人此內兵之制也至於開外之寄授鉞專征則自偏裨而下皆屬焉徒部合軍皆大將之所令驍失道問狀惟幕府之所責斬霸陵尉以報私怨則不以專戮為嫌李嚴細柳營以拒先驅則不以擁權為僭此又兵之在外者也然則胡建為南北軍正擅斬監軍衛青為大將軍不敢專斬將正有得春秋後舟之僭以徇國之意其與胡越以私意行戮有間矣

漢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或曰班固不志兵止於刑法志畧言其端者譏漢不能復古也然用兵之法則見於藝文志掌兵之職則見於百官表養兵之具則見於食貨志蓋漢史事多互見非若後世悉為之目也藝文志有張良韓信刪次要用三十五家後為諸呂所盜至武帝時楊僕君據遺逸紀奏兵錄成帝時任宏撰次兵書分為四種與夫將之用兵其變態百出則見於信越程李衛霍等此皆漢世用兵之法也百官表及紀載傳漢初韓信為大將曹參為步將灌嬰為騎將周勃為太尉入北軍亞夫為將軍屯細柳武帝以光祿勳掌宮殿掖戶期門羽林之兵皆屬焉衛尉掌宮門屯衛諸屯衛候之兵皆屬焉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即中壘軍校尉掌步兵校宿衛之兵即北軍郡國有材官騎士有樓船邊郡有守將都尉有校尉都護此皆漢世掌兵之職也貨志及紀傳所載高祖征叛文景懲侮以中國之民足中國之兵聞不足者十五稅一司農諸倉布在郡國築賦太半卒更平價亦在郡國也武帝北征匈奴南平百越東

代朝鮮西通西域馳心分界之外乃免亡秦之禍者惟莽商車惟算鑿鑿惟權酒酤惟權鹽鐵作幣造金以贖用養爵贖罪以入粟朔方六郡廣開田官以屯田六十萬人而民田租稅實未嘗加多也此皆漢世養兵之制也田官名曰農都尉見東漢志漢末魏初曰典農夫自井田封建之制盡滅於秦人之手於是天子之地與四夷為境天子之兵與四夷為敵用兵之法必尚韓信之詐而司馬法無所施矣掌兵之職必循漢武之後而周官無所用矣養兵之具必至漢法之刻而先王中正之制棄置而不問矣此其勢所必至也然一代之興其初必於三者厚民而自慎及其衰也必於三者刻民以自厚其所異者如斯而已

武帝征匈奴

自秦以來中國既與夷狄為敵故彼之盛衰有候而此之和戰亦有時其勢皆有不能自止者矣匈奴自戰國至于漢初其勢方張漢自高惠奢殘之餘至于文景其勢未振一強一弱弱為強制矣五六十年間恭儉之積既厚而復以英雄之主繼之兩強相值其勢不得不聞矣不聞

則已翻翻必非一日之所能解也嘗觀武帝初即位東甌之救不欲出
虎符發郡國兵匈奴和親之議初年蓋從韓安國之計又二年始從王
恢伏兵之謀自是以來彼大人寇邊凡十六七此大出兵以擊之亦十
五六自王恢馬邑之後大抵彼先發此應之是兵法所謂應兵非師出
無名也元狩四年衛霍出塞大有功史氏書曰是後匈奴遠遁然是時
使任敵于單于怒而留之未幾復入塞斬狄山頭而去彼何遠遁之有
哉元封元年勒十八萬騎北登單于臺史氏書曰匈奴懼焉然是時郭
告諭以上指單于怒而留之元封四年復留路充國天漢元年復留蘇
武遂使破奴沒李陵降廣利屠彼又何震懼之有哉夫帝與匈奴鬪終
身不解者彼積驕盈之氣此懷雪耻之心其勢皆不能自止也迨夫五
單于爭立彼之衰也有候而昭宣繼治此之盛也未艾欵塞采朝奉珍
入貢斯其時矣武帝嘗語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豈知斯言始
驗於宣帝之世乎帝知如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
於自勞也

元國也田金城

武帝嘗語太子曰吾當其勞以逸遺汝豈知斯言始驗於宣帝之世乎帝知如此雖不窮追後人享逸亦自有時耳必不過於自勞也

文帝用晁錯之策入粟塞下武帝內置六郡田官外此京師之境惟晚
年欲田輪臺而不果然則漢之用兵未陸抗十七條而守西門之藩也
隋之入陳賀若弼自廣陸渡江而陳人不知韓擒虎自橫江濟采石而
守者皆醉由不能用蕭摩訶逆戰掩襲之策而攻守之備俱廢也吳與
陳君臣皆醉而不覺是以敵能飛渡耳苟能如孫公君臣逆戰於前役
援於後晉隋安得而逞其志哉不獨此也晉太元中烈宗淝水之役秦
兵旗鼓于里先至項城穎口而涼州蜀漢之卒猶未集也朱序謂謝石
曰若秦兵百萬盡至難與爭鋒今乘其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
彼已奪氣可遂破也石從其言於是謝元遣劉牢之趨洛澗謝石等諸
軍水陸繼進遇於淝水秦兵大敗此亦周瑜逆戰之意也人皆謂昆陽
赤壁淝水之戰本之天意而非人力曾不知用兵之道以少擊衆奔其
前而後者不支挫其銳而大勢瓦解初不論夫衆寡之不敵也若夫魏
文臨邛而窺吳會魏太武飲江而營瓜步對江為陣則此之守禦也易

為力... 赤壁... 水之役... 破江而下... 非... 戰則不可矣... 五年而有... 漢初年吳蜀既合... 此... 戰之後其他小勝負皆不必論矣

漢南北軍相制大綱

唐舊史志云職官志漢南軍如唐諸衛兵北軍如唐羽林北衙禁兵陳氏

傳議云南軍指十二城門及三輔所屬中尉之兵北軍指郡國材官騎

士番上於衛尉者愚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其時呂祿雖去北軍而呂

產猶在南軍故未敢聲言諸呂事通鑑正本以見南北軍必有相制者如

唐李揆所云也二漢百官表志曰武帝於光祿勳令中之屬置中壘

校尉掌北軍營壘光武改為北軍中候其屬有屯騎長水二校尉掌宿

衛騎兵又步兵射兵二校尉掌宿衛步兵又有賈賈輕車校尉胡騎是

八校者雖初於武帝而宿衛步騎之兵則非初為之也是所謂北軍也

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八屯司馬有十二門候是所謂南軍也

南軍掌城門屯兵北軍掌宿衛步騎內外表裏相制可知矣魏祿產分

一 居南北軍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此見太

尉雖總其權而衛將軍郎中令衛尉中尉於南北軍皆有統攝故曰相

制云耳諸說當以二漢表志為正衛尉中尉郎中尉武帝改為執金吾者也

官衛尉前漢南北軍分掌者不一而足惟光武止以城門校尉總南軍

以此軍中候總北軍其職簡易而不雜但以後漢百官志考之則可知

矣

漢南北軍本末

古者前朝後市一城之中王宮在南故衛官之軍以南名之官城之軍

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又謂之北所以別也南軍衛尉主之百官表衛尉

兵師古注漢舊儀云衛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官闕之按百官表衛尉

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以此考之則南軍在宮內按百官表衛尉

掌宮門屯衛兵而高后紀言周勃既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

告衛尉無納呂產以此知南軍衛尉主之也又按百官表百官志西漢

中壘校尉主北軍營壘之事至光武變為北軍中候而西漢之初中尉

屬官有中壘令丞尉而中尉所職乃巡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

而中尉主之也漢初之志也漢武帝增入校尉錢曰漢京師惟有南北

二軍亦如唐之南北二衙也唐兵志南衙衛尉胡廣謂衛尉巡行於官
掖則金吾徼於宫外相為表裏東漢兵注而唐李揆亦云漢以南北相制
然二軍衛士皆調發郡國材官騎士更番為之初未始有定在之兵黃
蓋寬饒為衛尉司馬衛尉衛卒罷遣願留者自武帝用兵增置八校中壘屯騎步兵越騎募知
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人事者為越騎皆屬中尉而北軍始有召募之
兵復恐中尉之權太重乃於光祿勳增置羽林期門為宿衛而與衛尉
同掌軍門而南軍始有長從之兵方漢之初京城兵猶未遠出高帝發
止軍嚴上文帝發中尉材官止軍長安或謂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
材力調發民間即非南北軍說是後段內說至武帝則發中尉卒擊南
越元鼎而京師之兵始從遠調昭宣以來禁旅之列也如故有警則發
雖金城去京師遠絕而羽林孤兒胡騎越騎亦從此而遣矣神爵元年
羽林孤兒胡騎越騎皆金城元帝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
以太常任千秋將五校擊西羌帝自是而後益募外兵以從軍而更代之
法浸弛昭帝募吏民衛京師宣帝選至光武一切倚重於京師之兵而
郡國都尉省併矣光武省八校作五營時中壘屬北軍中候掌監五營
輕重騎士材官而不知漢初京城之兵亦從郡國而番上也此後所以
廢然居邊代伍

有列屯養兵之費歟

南軍

衛尉

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 諸屯衛司馬

郎衛 表初皆亡負多至千人

中郎 五官中郎將 左中郎將 右中郎將 侍郎 中郎車將

郎中 戶將 郎中騎將

期門府 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

期門郎 虎賁中郎將 期門僕射

羽林府 表武帝太初元帝置名曰

羽林郎 羽林孤兒 羽林令丞 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郎將

羽林黃頭郎

都尉 通典西漢秦尉馬二

奉車都尉 駙馬都尉 騎郎將

北軍

中尉府 表秦官掌殿廷京師武帝
帝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中壘令丞尉 左右京輔都尉尉丞

城門校尉 表掌城門
也一人

司馬丞 八屯司馬 門候 城門令史

八校尉 皆武帝初置有丞
司馬顏曰城門

中壘校尉 多有尉 屯騎校尉 步兵校尉 越騎校尉 長水校尉

胡騎校尉 射聲校尉
虎賁校尉 監北軍使者 史北武帝使
北軍北軍錢官安答

北軍錢官 小更公孫
敬用擅用北軍錢

總南北軍

車騎將軍 衛將軍 軍正 丞

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賦

根本所繫京師是尊都有東西之異軍皆南北之屯仰衆大之與區局
畿內備列後前之禁禁以護周垣

按漢刑法志高祖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
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外有樓船皆以歲月講肄備武備云以
今攷之東都中興雖詔罷郡國兵及都試而京師肄兵如故南北未
嘗廢而亦稍革先漢之舊詳見下注

載觀漢代之兵實鑒秦人之弊重輕深戒於偏倚內外悉歸於兼制

漢雖踵秦郡國置材官然京師有南北軍之屯則重可以馭輕內可
以禦外異時變故相踵而卒收破竹之效者處兵之得其道也秦人
則異是矣始皇併天下分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尉掌佐守典武職
甲卒而軍旅之制徒存虛名至於聚兵咸陽銷為鍾鐻講武之禮罷
為用無兵備弛矣而百役荐興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
餘萬關山阿房之役亦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乃至發謫先發死刑
之類次則發贖人賈人之類次則治獄不直者之類次以隱官刑徒
著次以嘗有市籍者又其次則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先發里門
之左謂之左之不及發右而二世立復調才士五萬以衛咸陽

漢書地理志云天下騷動而後廢矣是時楚兵百萬而秦發郡縣不及
乃拔驪山徙奴產子以擊之及關東盜賊益熾又發關中以擊之而
章邯三歲將兵亡失已數十萬坑降楚者又二十餘萬沛公入關而
秦遂以亡原秦之亡皆起於兵備廢弛而倚辨於倉卒高祖鑒其弊
而於郡國京師兵備嚴整且內外有相制之勢重輕無偏倚之失誠
漢法之善也

遠因三地已均守相之權近列二軍益壯京師之勢

刑法志國璽秦置材官於郡國特舉其畧耳其實不惟置材官又曰
武帝外有樓船特言用樓船以平百粵爾其實高祖已有之也光武
紀注所引漢官儀曰高祖命天下選能引闕蹶張材力武猛者以為
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常以秋後講肄課試各有其數平地因車騎山
阻用材官水泉用樓船蓋三者之兵各隨土宜以漢史攷之大抵巴
蜀三河潁川諸處止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止有車騎而廬江
潯陽會稽諸處止有樓船三者之兵雖隨土之所宜而郡國之兵其

制則一有列郡有三國有侯國郡有守有都尉都尉佐太守典武也
在王國則相也郡守中尉北都尉侯國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長每歲
郡守尉數矣則侯相之相與焉侯國之相既屬之郡而王國之兵亦
天子所有不可擅用防微杜漸如此皆所以尊京師也
天關觀象斗垣驗文地禁而近兵聯以分

此京師之制也三輔黃圖云武帝太初元年作建章宮宮之正門曰
闔闔注謂闔闔天門也又云惠帝元年正月初城長安宮城五年九
月城成城南為南斗形城北為北斗形至今呼漢舊京為斗城是也
大抵官門為天關南軍所屯京城為斗垣北軍所屯故云

武階之峻命大司馬

或曰北軍屬太尉武帝更太尉為大司馬以寵將為北軍分八校以
中壘領之非也武帝置八校各有校尉秩皆中二千石不相統屬而
中壘校尉自掌北軍壘門事非亦領八校此固不待辨而明矣至謂
北軍屬太尉則不可以不辨也世獨見太尉勅入北軍之事故舉而

言之耳是時勃以計入北軍而誅呂氏非謂以太尉領北軍而後入也蓋北軍自屬中尉而太尉雖掌武然三公之職初不常置按司馬氏將相表高帝二年太尉盧縮二年罷十一年周勃為太尉攻代後官省高后四年置太尉官文帝三年罷屬丞相景帝五年復置七年罷武帝建元元年復置二年罷後改為大司馬是其或罷或置者蓋以三公無所不統官不必備惟其人而已豈專領北軍耶
即衛之嚴隸光祿勳

或曰古者環衛之職有二等官伯則領貴游子弟宮正則領官徒役事事載周禮可考也其在漢制則有衛即衛兵亦此制歟其說未為不善至曰衛兵既屬衛尉為南軍而郎中令均是宿衛故表志皆以冠於衛尉之前而論兵制者遂以之編入南軍也若謂郎中令之職所領皆郎不可以軍言則守門戶充軍騎孰謂其非軍也郎而非軍宣帝胡為出之以擊羗哉此話殆不其然嘗攷之郎衛兵衛故均為宿衛之職而郎中令衛尉所掌又皆官門內外之事按郎中令乃秦

官武帝更名光祿勳前表光祿勳掌官殿門戶衛尉掌官門衛也兵後志光祿勳掌宿衛宮殿門戶衛尉掌官門衛士官中徵循事其職實有相關者舊儀曰殿內門舍屬衛尉殿內門舍屬光祿勳職之相關特有內外之別耳正周官之所謂官伯官正也然兵衛之屬衛尉者號為南軍固可攷而知若遂以光祿勳列於南軍則有所不可何者漢光祿勳之職屬官有大夫郎謁者又期門羽林皆屬焉皆親近天子之官別為一府非可謂之南軍也宣帝之擊羗特以羽林孤兒用之非謂所掌之郎及大夫而盡使之從軍不然則光祿勳之屬官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秩北二千石中郎有車戶騎三將秩北千石議郎中郎秩北六百石其下如郎中亦北三百石職任固不輕矣而又以明經孝廉射策甲科賢良方正及軍功良家子充之是郎選之官其選實甚重所謂守門戶充車騎者若今之環衛出為天子導從儀衛云爾非可以軍名也嘗攷六帝有代郎入未央官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仁殿中以是觀之張武為郎中令正

掌即衛之職也而宋昌又自別以衛將軍領南北軍知宋昌別領南
北軍則知即衛非南軍明矣

雖循近代之分職未盡當時之制也

此言太尉乃三公之職無所不幼非專領北軍之任至即衛乃天子
親近之官豈可與兵衛同謂之南軍二說既明則南北軍可攷矣
為官門為壘門魏魏克杜

胡廣云衛尉主官闕之門內衛士於周垣下為區廬則知南軍屯於
官門之外前表云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則知北軍屯於壘門
之內

屬衛尉屬中尉整整能群

或曰前百官表衛尉掌官門衛也其中尉掌徼循京師皆不言其為
南北軍若以為南北軍則史無明文是不然外戚傳及呂后紀以呂
產為相國居南軍及周勃欲討之乃令平陽侯告衛尉毋納產殿門
以是知官城之衛士為南軍而衛尉主之也又按胡建及戾太子召

北軍使者任安發北軍兵是北軍實屯城中又監軍御史梁北軍
垣次為賈區是北軍壘門實隸於中壘而中壘校尉又統於中尉以
是知京城兵卒為北軍而中尉主之也烏得謂之史無明文哉故胡
廣云衛尉巡行宮中金吾徼於宮外金吾即武帝以前之中尉此正
南北軍內外之證也

得非體前朝之勢而列衛於南法後市之儀而分營於北

古者前朝後市而王宮居其南故漢於宮門屯衛兵則以南名之官
城之軍既謂之南則京城之軍遂謂之北所以別也

或發士於京輔

此北軍之制蓋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而北軍兵
卒調之左右京輔樓百官志左右京輔都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
尉為天子北軍之統帥而其屬乃左右京輔都尉其所調亦左右京
輔之兵卒何也左即扶風右即馮翊京即京兆謂之三輔三輔之吏
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

兼領武臺都尉掌佐守典武職在王國則相比郡守中尉北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輔則異是矣夾輔京邑錯列畿甸其勢為甚過則兵事非所掌故都尉丞與兵卒不屬左右京輔而特屬中尉之北軍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騎士詣北軍司馬不適士効乏軍興連貶秩則知左右京輔兵悉皆番上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或調兵於郡國

此南軍之制蓋南軍無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為之高紀如淳注云律年二十三傳之疇官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即此南軍衛士也武紀建元元年詔衛士轉置送迎嘗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二萬人是即位之初改令如此其後期門羽林七校之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而民亦不以為病王尊傳嘗以季秋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蓋寬饒為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享罷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欲復留共更一年則嘗侍

之人情可知矣攷章元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其泉建章宮衛未見其為病民也至光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總二百五十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享遣故衛士儀是知光武雖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軍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

當其番上用以執銳及其更代勸之力穡

南北二軍相為表裏番上更代其體則一方其番上用以執銳如刑法志曰以歲時講肄脩武備後禮儀志曰武官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各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此用之執銳者也及其更代勸之力穡如元紀罷其泉建章宮衛令就農又後禮儀志享遣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尉勞以詔恩問所疾苦畢享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此勸之力穡者也兩制之制兵農不

分亦近古之良法歟

非惟外暢於皇威抑亦內尊於農極九重天峙壯為經為緯之衢萬旅雲屯分居外居中之職

杜佑通典謂漢氏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耳嘗以漢百官志攷之衛尉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候衛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各有司馬從領衛士南也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也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百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擊各七百人長水七百五十人又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南軍為九千四百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五百一十人為四千五百人惟越步射聲各七百人長水七百二十人又中尉緹騎七百二十人少者止三十八人况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者二千二百人耳總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殆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哉故此以萬旅言之也

大抵圖萬世之安者固有定制處一時之變者姑為預防當奸謀潛合於長樂又大駕亟趨於未央以北制南則功擅周勃以南兼北則事顯宋昌雖審安危之尚無非表裏之相所以右丞相之初除即歸政柄衛將軍之隨罷豈紊權綱

前已論南北軍之制此復詳著高后末年文帝初年南北軍相制之事大抵南北軍之制史所不載無所攷證然其雜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攷其一二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見二軍之權勢內外是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唯此二軍諸夏本根所繫甚重故於衛尉中尉皆不輕授而必付之鄠商周昌高百官表十一年書衛尉王氏中尉戚鯁王氏史夫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尉之諫高祖械繫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歟鯁者母乃戚夫人之族

也歟高帝鐘愛趙王屈周昌以相之及其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
陰為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因易帝以付托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
耶惠帝之初呂氏已顛國政劉澤呂氏之戚屬也實與衛尉而表於
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不以除人特
以兵權分屬於呂氏至於長樂衛尉亦屬之呂更始輩兵權盡歸呂
氏矣攷之於史太后病困以趙王祿為上將軍歸北軍梁王產為相
國居南軍且戒之云我崩即據兵衛宮謹勿送喪為人所制故史稱
上將軍祿相國產顛兵秉政齊王傳又謂居長安中聚兵以威大臣
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節矯
內之又令酈守劉揭說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
尚有南軍衛尉居宮中實專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使毋納產
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為王衛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
何人哉產既顛軍其權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
之抗平日所專事之相國也又按表文二年始書衛尉足而文元年

詔封請功臣則已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愚謂平勃區畫南軍宜無異
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
足為衛尉以奪南軍故平陽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載爾又不
然則勃既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侯告衛尉然南軍
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
廷之次是南軍猶繼其入未有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能
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不有起而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
屬者也異時陳番之舉是矣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
誦言誅之乃謂朱虛侯急入衛帝請卒千人入未央宮掖門見產廷
中會天大風從官亂莫有鬪者遂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還入北軍報太尉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獨產今已
誅天下定矣於此見南軍可以制北軍也南軍雖存太尉勃得以告
衛尉而奪之權竟誅產而清宮掖是北軍又可以制南軍矣是時北
軍討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應於此可驗然是時誅呂氏北

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群臣如紀通劉揚等皆封列侯已封者益封至二三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為劣歟當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之功及文帝自代即入未央宮掖拜宋昌為衛將軍兼領南北軍則勃已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失本意矣然出於倉卒關防之謀故隨即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雖出於一時之權宜而於南北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隨矣

是何八屯始置而實重城門

置城門屯兵以武紀攷之則始於征和二年劉屈氂傳云矣太子發兵上賜丞相璽書云堅閉城門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兵敗南奔覆益城門會夜司直田仁都閉城坐令太子得出要斬以太子在外始置

屯兵長安諸門長安凡十二門皆有屯兵屬之城門校尉其屬有司馬有候類師古曰門各有候八屯各有司馬是也職任委寄日以浸隆其後孔光以太師領城門兵水陽侯立平阿侯謂成都侯商皆位特進領城門兵而商復得舉吏如將軍府可謂甚重也矣王莽僭竊盡更舊制拜春王城校尉王况為震威將軍春王郡向之宣乎也是諸門各有校尉矣而莽又以城門校尉趙恢為城門將軍豈非又有校尉以總諸門歟後漢雒陽諸門仍有城門屯兵校尉一人踵武帝之舊也

七校既增而尤先中壘

前刑法志曰武帝內增七校今考之表則曰中壘曰屯騎曰步兵曰越騎曰長水曰胡騎曰射聲曰虎賁其校尉凡八何也或曰取中尉屬官之中壘者陞為校尉其說是矣蓋漢初中壘本中尉之屬有令丞尉至武帝始陞為校尉即舊中壘之職初非武帝之所增置當時所增置者止於七校加以中壘則並七為八矣或又曰官表雖不明

言八校為北軍然攷之後官志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以北軍中候監其營故東漢屬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其說固有可疑者大抵軍之在北者皆名北軍故八校亦可以北軍名之特非中尉之北軍爾至謂官表不言八校屬中尉疑中國自此專統北軍與中尉異司又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何其說之謬也若謂中尉自是不領兵而北軍始不屬中尉則武帝改中尉為執金吾果何職歟嘗攷之執金吾自掌中尉之北軍八校自掌各校之北軍以其各有司存故史氏特以校尉列於城門之後唯中壘校尉自別掌北軍壘門內特與金吾相關屬若所掌西域則無與乎金吾也蓋執金吾秩中二千石而八校尉皆秩二千石其位亦重矣按胡建上奏曰臣謹按軍法曰正士屬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孟康曰二千石謂軍中校尉之屬推此則校尉之不屬執金吾法然也然金吾之中壘令丞尉仍舊者則以北軍軍門之職實相關焉若謂光武五營即八校之并省者而乃以北軍中

候監其營遂證八校為中尉之北軍如是則光武省中壘校尉置北軍中候遂以此證中王校尉為北軍之中尉可乎光武中興於先漢制度因革不一沿各失實多矣豈獨此一事而信之以為然然則李德裕撰劉弘規碑云武帝內增七校中尉實司其任非歟德裕之言蓋亦後世諸儒之論爾未可以是以而證漢家一代之兵制也

凡此紛若殆將何以或伏波下瀨而十萬餘眾或橫海浮沮而二千餘里故戎士之雜出宜軍容之寢弛

武帝於南北軍之外初置八校又置城門期門羽林之類自是始有養兵之病而京師之兵制壞矣京師兵制既壞而郡國兵卒亦奔命不暇武紀元鼎五年南越相呂嘉反遣伏波將軍博德樓船將軍楊僕歸入越侯嚴為戈船將軍里為下瀨將軍皆得罪人江淮以南樓船十萬人咸會番禺又元鼎六年東越王反遣橫海將軍韓說浮沮將軍公孫賀匈河將軍趙破奴皆二千餘里不見虜而還以至拔胡因行浚稽強弩祁連蒲類度遼破羗名字紛紛不一而足至元狩以

後兵革數動士卒物故者衆民多貧復徵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
更次及謫民次及責戍次及七科謫又有所謂亡命罪人與夫惡少
年之類昭宣以後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犇命者擊益州元鳳
元年遣太常三輔徒免刑擊氏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更有告劾
亡者屯遼東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師
旅屢興兵制益壞而民生益困皆武帝啓之也
胡為尉卒遂從攻越之兵何預孤兒亦預擊羗之士

此言武帝啓用兵之禍昭宣以後其弊日甚非特郡國之兵困於征
行雖京師南北軍亦不免焉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及中尉
河南河內卒征西羗平之復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則北軍之尉卒
已遣之攻越矣神爵元年西羗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及募募抄
飛射士羽林孤兒胡越騎三河潁川沛郡淮南汝陽材官金城隴西
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羗騎詣金城則南北軍之羽林孤兒胡騎
越騎亦遣之擊羗矣南北軍本以衛京師乃至用之於窮追遠討兵

制之壞莫甚於此元成以後寢以微弱而咎將誰執也

廢後痛新室之禍慘懲昆陽之戰酣車騎之省則關隴以北樓船之罷
則江淮以南始焉禁卒之專恃終也福階之與參衛士寢微由併旅賁
之一屯兵漸廢蓋除校尉之三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嘗千人
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國胡騎虎賁
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營校士以北軍中候監之南軍於衛士省一
丞旅賁省一令考之紀及志則六年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
之役考之紀及禮儀及注則京師之兵如故又明年詔曰國有衆軍
並皆精勇其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假吏悉還民伍九
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
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臨時輒復補置而邊郡亦往往置都
尉明帝復置度遼將軍又募中都官屯朔方五原而罷益州西都尉
和帝以南蠻之叛則置象林將兵安帝以羗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

尉又以鮮卑冠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盜賊紛然如順帝之緣邊增
置步兵緣海增置屯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山一百一十六
塢屯兵寔多矣然自建武之罷都試民不知戰四方征討止仰禁旅
迄于漢末無歲無匈奴鮮卑之寇出師屯守奔命不暇大抵皆羽林
五營黎陽虎牙之士禁旅悉出豈復衛士之嚴安帝末初以來募入
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管騎士而營衛之選衰矣威帝延熹以後咸
羽林虎賁不任事半俸而京師之兵單弱矣上士既已單弱士兵又
不知戰一方盜起三方騷動兵非素習而取辦倉卒是以王師每戰
輒北而羗寇遂熾調兵邊戍而民不堪命其後段熲雖平東西羗而
黃巾之亂作矣八關都尉之設固不足以弭亂而大發四方兵卒議
武於平樂觀果何益哉內而西園八校之兵乃以小黃門蹇碩統之
雖大將軍亦屬焉是時闕官專兵自陳蕃竇武一舉不勝而何進袁
紹深戒覆轍一切倚辦於外兵闕官雖除而董卓之禍起義兵四合
群盜交鬪而漢鼎不守皆光武有以啓之自光武一切罷外郡之兵

而專倚國軍其後國軍寢衰而又專倚牧鎮外兵既重內兵益弱以
至於亡善乎應劭之言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自郡國罷材官車騎之
後官無警備實啓戎心其切於東都省兵之弊云

抑豈知呂氏之誅而北固盛焉霍光之葬而南為重者然皆審勢於中
外夫豈容心於取舍善乎唐李揆之言漢以南北軍而相制也

按高后紀勃欲入北軍乃令襄平侯紀通持節矯內勃北軍復令鄒
寄典客欲謁說祿祿遂解印屬典客而以兵授太尉勃遂以北軍誅
呂氏又按後吳漢傳漢薨有詔發北軍五校輕車送葬如大將軍霍
光事注引光傳且曰不以南軍重之也或者見北軍可以誅呂氏遂
謂先漢以北軍為盛南軍不以送吳漢之葬遂謂後漢以南軍為重
則亦未之思爾北軍居外故周勃得以先入南軍在內豈得預大臣
葬事中外之勢然也然兩軍皆所以奠衛京師豈容有偏重之勢哉
唐兵志李揆云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之謂也

漢自武帝遣將窮搜匈奴窟穴其後陳湯傳介子馮奉世皆以一使之任而切致夷王之首班超復以三十六人開西域竇憲以數千騎空朔庭皆古所未聞者也東漢自諸葛交亂中州馴至于晉胡羗拓拔交據中原者三百年亦古所未聞者也夫中國既與夷狄為隣中無屏翰之限如兩仇家撤樊墻之蔽豪奴悍隸更出迭入以相挺此既能征彼亦能戰也有國有家者正宜示之以分限先之以禮義寇則拒之服則舍之而已必欲以詐乘之而導其報復之蹊隧則彼之受禍猶淺而此之所受者更深耳可不戒哉

光武用兵掌兵養兵之制

東漢不志兵亦不志食貨嘗以紀傳及百官志考之乃知光武有見於昆陽之一勝故兵以少而精有監於武帝之奢廣故官以簡而當有懲於新莽之煩碎故賦以薄而贍昆陽以寡敵衆誠知兵在精不在衆明矣故是建武七年隴蜀猶未平詔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復還民伍以國有衆軍吳漢賈復等軍也並多精銳故也宜其驅除群寇身經百

兵法中當自矜其智力之有餘顧乃無取於韓白之書而獨以黃石公之戒為法者兵固在乎精而用尤戒乎躓也故以所任以將兵者非有安集之功則有勞來之績非有不伐之能則有收御之才者也天下既定內省諸校輕軍射聲長水止令城門校尉總南北軍中候總北軍而已外省郡國都尉及都試之法止存邊郡尉及障塞尉而已郡國有叛羗反盜則馬援吳漢輩平蕩之邊境有匈奴鮮卑之擾則王霸守上谷祭彤守東三控扼之此皆有監於奢廣之事也夫用兵既以少而精掌兵既以簡而當宜乎養兵之具不至於煩且費矣建武六年以往歲旱蝗廩給貧民以屯田糧儲差積復令三十稅一十一年詔移州郡墾田之數又其後也罷均輸而以鹽鐵稅屬郡國舊屬司農以放倉粟屬河南尹凡驃騎驍騎虎牙金吾五威等將軍事已即罷無非有懲乎煩碎之政也夫今昔共之天下而中興多事復倍於昔時光武處以節約之制郡縣十併其三四職官十省其五六文書十去其八九乃能優游不迫身享太平

而武帝新莽反以奢廣頌碎擊虛耗亂亡何哉傳曰仁者愛人愛人故
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是之謂仁義之兵循
是則治反是則亂而已然東漢之世大畧不變光武之制也和帝而下
始復置諸關都尉又置西園八校由命皇后高張負章許張角等皆
開之中即將自東漢至于魏晉六朝掌兵之職大畧皆同不復編矣

同前
議者謂光武知人之明惟失之龐萌寵鄧奉處事之宜惟失之罷郡國
都尉材官明士其後諸恙擾亂三輔黃巾搖蕩八州皆其銷兵之過也
夫知人自古所難固也銷兵以息疲民蓋適時之宜爾處降恙於內地
乃馬援之失策在當時未能為甚害而其害乃在威靈之時時則有段
紀明輩勤其類黃巾之憂亦在靈帝之代時則有皇甫嵩輩制其亂上
失其道故民有異志豈得盡歸過於光武哉嘗觀建武至于永元八
十餘年偏師出塞則漠北地空實憲秋都護西指則通譯四萬皆光武
明章之餘烈也自和瑒安順質桓靈獻嗣有大寶或在襁褓或在嬰戲
或在太后相繼稱制有過十五者母后臨朝實錄關梁寶何六外氏秉政續

解商梁寶何六
何進官官權倖權官王聖權臣董中曹百餘年開小人
交亂君子廢綱天地之運盛極則衰固其宜也何止叛羗之擾黃巾之
變而已哉必以人事論之光武明章在七制之列雖其天資英明亦由
春秋鼎盛權出於已也自和帝而下漸以陵遲雖其天資孱弱亦由年
齒冲幼政移於人也天理人事當相符而行是亦非光武之所能盡料
也也非惟敗國亦自喪身後八可以此矣周勃立文帝時年二十餘霍
光立宣帝時年十八非惟年
慮亦自賢明尤可為後世法

群書考索卷四十一

續集

新書考索卷

十二

續集

山堂先生章俊卿編輯

建陽知縣區玉刊行

邑人蕭泗校正

○兵制門

三國養兵

三國養兵

漢末喪亂州牧如劉虞劉焉劉表各守分界坐視成敗者惟籍勸課農桑以自保其或交兵以爭霸者惟籍屯田以足食不然則為二袁取給於桑椹蒲盈而已是故孔明始以乏粮退師於屯田渭濱為久駐之資不獨孔明為然也吳陸遜先嘗為海昌屯田都尉見本其後以所在穀少表令諸將增廣田畝吳主父子遂受田與眾均其勞逸又其後也正始吳主遣校尉陳勲將屯田士鑿句容道至通會市作邸閣為積穀之所又呂蒙傳云蒙及其弟寧督校皖城遂賜蒙以尋陽屯田六百戶夫

孔明屯田於乏糧之後嘗不籍此以為養兵之助也趙充國屯田金城乃獨為後世法或者未詳其故耶神爵元年六月戊申上奏七月甲寅賜書報可往來凡七日也既破先零之衆復受罕开之降乃奏留屯積穀以待其薨自是奏報集議至于再三計得可報乃是年十月之交也是月也非田作時矣明年之春方計口賦田布江入種甫夏五月即請罷兵上可其奏振旅而還其所耕之田猶未及耕耨也尚何積穀之有哉向也奏請屯田如是之篤今也未及積穀即已凱旋何先後之自戾耶意者先零方強宜留屯以待其薨先零敗亡所有無幾宜罷兵以息民也然特降羗凡三萬五千餘人上方置屬國於金城以處之而不分其黨此非策者也充國胡不留屯為之措畫備用武帝散處降人於邊郡之策耶昔者充國之言曰湟中之穀止糴四十萬斛遂致羗人反叛今也留屯積穀維其時矣慮不及此而速於振旅方欲面陳利害為後人法是不過曰致人之術在於先聲後實而已及置屬國充國止謂辛陽使酒不足任此責耳不知是後降羗屢反至于東漢其反益甚遂

至有棄涼州之議中平豈特為辛陽使酒而然耶東漢段紀明上疏曰先零作難充國徙令居山煎當亂邊馬接遷之三輔始聚然叛至今為梗是知宣帝光武君臣每事過於武帝獨是一節所不及也漢承并田既廢之餘養兵之具有司農倉井五稅一即今所謂秋苗稅也有算賦錢百二賦士馬車徒之費即今所謂調也六十三文入卒更之不役者出平價即今所謂庸也庸錢悉有屯田有平糴宣帝時景壽昌奏請三輔穀者關東糶又奏有鹽鐵官武帝時之京郡水官漁稅工官百工酒酷之利所以田稅獨少矣

三國用兵始末

和帝而下凡八世母后外氏利於立幼主以自專故宦官權倖亦得誅鋤外氏以為已功此禍亂之源也鄭眾誅竇憲王聖陷節儉孫程立順何進誅董卓即位卓為董何后臨朝何進欲復宦官之仇而反召外兵為張讓董卓來而更立獻帝生方十年曹氏得挾之以令諸侯天下三分漢遂以亡禍亂之極也于斯時也南北單于東西羗黃巾諸盜十去

八九矣內則董卓王允李傕自相屠戮外則牧守諸侯爭為雄長為曹
氏者曰吾夾輔漢軍者也為孫氏者曰吾求殺漢賊者也為劉氏者曰
吾興復漢祚者也於是操終身不敢篡漢而其子方得之備權必待山
陽禪魏而後自帝自王此三國所以能鼎峙之勢建安二十五年也若夫劉焉
益州劉震涼州劉表荊州坐觀成敗二表表自稱天子呂布公孫趙
妄自尊大無不以興漢為名者隨即消滅是則三國託公以行其私者
即詐力之雄也曹氏詐力兼之故先得奇貨謂漢也孫氏詐力次
於曹故保有江南建安六年惟劉元德有用智之志而無其資故得蜀最
晚自曹操起兵之初討董卓元德方為平原公孫紹有相又領徐州
牧既降既降呂布而復歸曹公既歸表紹而復依劉表在荊州驚日月
之逝乃訪諸葛亮於隆中又二年而始得益州自初至是十九年矣十
九年之中曹公首得荀彧次得荀攸賈詡郭嘉之徒孫氏父子亦有張
昭周瑜魯肅韋元德之所恃者惟關張關將耳自得孔明始於棋枰之
一隅旋成活計後漢書詐力何從而得之惜乎得孔明之晚也孔

明王佐才也規取劉璋未免數計是特可以兼弱攻昧為之辭耳其欲
與吳為援者孔明之正也元德既背借荆之德復懷吞吳之志雖與孔
明情猶魚水而是志未免乎異趣先主祖而孔明始得行其志抑又太
晚矣故自顧慮以來二十一年吳蜀方有合從之勢亮出兵攻祁山駐
漢中權破曹休于夾石不數年而亮卒枉得非天乎然則三國之君皆
以詐力為用兵之法惟孔明未可以是以而例論耳孫權以妹妻先主又
明以與吳為援而吳亦欲與蜀為援也惟周備有吞蜀之志君臣各自
異趣所以不能併魏也備死先主祖孔明孫公方合從而亮卒者天也
然則孫公雖詐力猶有可取者

三國用將

三國用兵雖以詐力而其用久則有間矣凡漢末不幸失身於曹氏者
亦皆羈縻於其詐力之中而不能自為夫留禰衡孔融乃欲以氣凌之
以義正之固宜其不免彼有大功於操如二荀者亦且一死一生其餘
庸陋者姑從養以苟活耳若劉先主則不然非特視關張猶父子孔
明猶魚水也其於許靖法正輩亦皆遇之以誠惜其用兵之疎不及用

人之篤而色至於孫公猶有足為今日言者吳之人才孰有過於周瑜者始為春穀長終於南郡太守亞瑜之才者魯肅也始為黃軍大尉終於漢昌太守代肅之任者呂蒙也蒙嘗為廣德尋陽令又為廬江夏南郡南郡守繼蒙之後者陸遜也遜嘗領海昌縣事歷宜都零陵江夏南郡守其他如程普黃蓋甘寧徐勝潘璋朱然朱桓賀齊凌統全琮呂範皆智足以御衆勇足以却敵未有不為守令之職者初未聞有徒勞州縣之嘆也方陸遜大破曹休於夾石振旅過武昌孫公賜以上珍復令還鎮賀齊平丹陽吳欽之寇被命詣在所作樂舞象以寵之復令還鎮是則孫公之用人亦必有道矣三國惟吳獨後亡使孫皓能循故轍不忽陸抗守西門之策猶未易量也蜀丞相亮是太傅恪皆主兵周瑜呂蒙西之號皆臨事加之是初不過一守臣爾凡三國職兵各更不必辨

同前

三國之君所以待其臣者如此為之臣者盍亦思所以去就之義矣荀賈託身非地或考顧以良平日之識者謂其先見猶未及許劭之月評

是安足以語良平去就之義諸葛孔明周公瑾皆一世英傑其不事魏明矣劉表近在荊州二子曾不屑顧亦置之不足語之域也孔明欲與吳為援而公瑾乃勸權留備二子志度不無等級使其協謀同力常如赤壁一戰雖百曹氏其如吳蜀何雖然二子之才皆未容輕訾也先漢知兵韓彭衛霍輩大畧皆武夫惟張良從容文義而又未嘗獨將屍屠談兵鋒起遇變輒欲君守馴至貢薛韋康言及兵事則漠然無對東都自光武身兼幾畧而寇鄧祭遵亦文武兩具三國以來其君或橫槊賦詩或觀書俱曉大義其臣或優游談笑於赤壁淝水之戰或輕裘緩帶射不穿札而收平吳之功類皆臨危不懼遭變不迫其視後世屢常失措者相去當幾倍耶豈五行英氣散於天下人才秀發固應若此又何昔之多而今之寡耶抑豈未有以振之必臨事而後見耶愚蓋未知其說也

赤壁逆戰

附淝水

孫公謂周瑜曰卿與子敬魯程公名便在前發孤嘗續發為卿後援辭

迄不如意便還就孤當與孟德決之瑜等遂將兵與劉備併力逆操進
與操遇於赤壁操兵大敗是役也可以為東南守禦之法蓋長淮大江
其阻非一晉之入吳吳城望風而奔降驚北來諸將之飛渡由吳主不
能用而孫公則未嘗一日不然也孔明屯田於邊郡而吳之海陽今江
州也海昌今鹽官也是內外郡莫不皆然也又不獨吳主為然也赤壁
之後曹公明年自渦入淮軍合淝開芍陂屯田其後又使朱光屯田廬
江皖城不徒惟是自中平以來曹公以棗祗為都尉以任峻為典農屯
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糧運
之勞是則曹公屯田乃在於破黃中定許之時蓋不在乎三國鼎峙之
後也是時州郡例置田官亦不止芍陂皖城許下而已也然則孔明何
獨知之晚耶蓋先主與孔明相遇於十九年之後既得蜀復北拒魏東
非吳南平西南夷根本粗立然後出祁山以木牛運出斜谷以流馬運
非固為是巧思不即屯田也蜀之境土狹於吳魏斜谷箕谷單徑千里
非屯田之所也必屯渭濱而後志獲伸耳

晉書

卷之六

晉之所以能禪魏者由世執魏柄而其所以能吞吳蜀者由晉之君遠
過劉禪之庸孫皓之暴也是故三國交攻時猶六國然外夷安得而進
及三國併而為晉亦猶六國盡入于秦於是天子復與四夷為鄰矣秦
人猶知築長城以限胡籍積威以震殊俗晉武則處羗胡於內地拓後
劉淵父子石勒慕容廆等已在焉郭默許崇內撤州郡之兵備陶黃山
不聽秦人猶知以詐力并兼天下故罷侯而置守晉武不度其所以取魏
者何道而妄欲封建諸王東宮不立賢而立愚不立齊王妃不擇
善裔齊嬪而擇昏荒之文賈統也身死未幾蕭牆變起無一日寧骨
肉相殘幾無遺類其亂又甚於東都之季矣公卿大夫養恬怙侈賢士
名流清談相尚牧伯無絲曹之智宗盟無元德之志夷狄亂華天下遂
分為南北者三百年由元氣耗極而外邪之所惑者深也吁羊祜進平
吳之策山濤欲釋吳以為外懼吾以是知祐之先見不如濤秦兼六國

隋混南越適為漢唐駭除而晉并三國乃為夷狄之地相去特唯阿爾
然晉氏中興江左尚百餘年秦隋之祚皆不過二世吾以是知柔弱猶
勝於強暴也然則南北朝弱固不能以勝強而強亦不能以吞弱者大
畧皆然歟

東晉與五胡不能相統一

祖逖雍丘 褚裒彭城 桓溫 灞水 謝元 灞水 劉裕關中

西晉一再傳年五十而中土淪胥由不能齊其家以治國故雖有混一之
名而無平天下之實也然不以苛政淫刑得罪於臣民故一時忠臣悲
其君之降辱相繼殺身以成名一時義士閔其國之傾覆相與糾合以
興復也元帝植根江表單獨甚矣王道輩翼而振之亦足以成中興之
功自是以來更十一世明成康穆哀海西 簡文孝武安恭傳百餘年其君類多冲幼孱
弱其臣類多英毅奮發此東晉雖不能復中原而五胡所以亦不能吞
晉也祖逖雍丘之役元帝之 四年黃河以南盡為晉土然未即推鋒越河者
內則有王劉之難外則有石勒張賓與之為敵也逖應妖星之次年勒
亦發天奪張賓之歎此則王厚蘇峻祖約相繼內向彼則二趙相攻凡

六年而後定誠無暇於交兵矣

自逖死祖約退屯壽春却鑿退屯合肥 王敦退保時劉琨退保泗口於是同

豫徐兗之地復入于後趙以惟為境矣陶侃更亮更翼雖有志於中 年亮欲伐以蔡蕃議而止 石虎卒時翼卒已五年矣 諸裒彭城之役 穆帝末和 蓋乘石鑿石導

之聞而欲收漁人之功也奈何穆帝幼冲七年母后臨朝裒以后父之
尊而無御衆之才桓溫殷浩交相為仇會稽王昱引 浩以抗溫而裒居其間曾無

調護之方一敗塗地敗於 代慙恨而卒固其宜也方裒之北伐也蔡謨獨
以為不可未幾而有代陂之敗裒退之次年殷浩再舉北伐王羲之獨

以為不可未幾亦有山桑之敗人皆以二子為知言而不知桓溫之才
非二子之所能料也溫之伐秦也直抵灞上而其伐燕也進據洛陽和 七年

七年伐燕是舉也中原可復矣其如溫有不臣之心何方溫之至灞上
也咫尺長安而不度灞水王景畧得以窺其量矣溫之據洛陽也枋頭

之敗隨輒失之此符堅所以蔑視晉室人才而銳於一來也會不知謝
安石昔嘗從容談笑阻桓溫不臣之心今也圍棋賭墅坐却秦師固有

餘矣淝水之役不戰而敗與曹公赤壁之戰同不二三年三謝繼殂亦

與周瑜魯肅之早世也同一轍其何以復中原哉符秦自泚水之敗其國裂為八九更相攻伐生民塗炭者二十三年魏襄長安為後秦之慕容垂據鄴為後燕呂光據姑蘇為後涼又其後也孝高格武關為西涼禿髮為孤獨廉川為南涼沮渠蒙遜據張掖為北涼慕容德據滑臺為南燕馬岐據和川為北燕赫連勃勃據鄯州為夏劉宋高祖受晉禪諸國盡入于元魏東晉自泚水之勝未及三年三謝既歿考武引沙門居內殿委政于琅琊王道子安帝即位道子猶存桓元舉兵內向而孫恩盧循之妖賊相繼竊發晉無寧息之日亦二十餘年劉裕奮自草萊內平寇亂外伐燕秦燕超折北秦泓面縛中原已在掌握徒以劉牧之之死而反旆以圖晉者所仗無良平之智也愚嘗謂南北強弱變故相當所以不能相統一惟劉裕關中之役為可惜次則止溫灞上之功而已使桓劉能為威文尊周之舉則不失齊晉之封晉氏能使之自取中原且自為守則晉祚其有興矣惜哉

宋齊與元魏不能相統
到齊之河南滑臺嶺峽
蕭衍義陽並州

東晉中興以後大畧君弱於臣而五胡亦自相吞噬宋齊之初興也大畧臣劣於君而元魏諸君亦足相當天分南北豈偶然哉宋高祖自關

中更旆之後不四年而受晉禪是時北方諸國亦併入于元魏十且八九矣惟赫連夏文帝承高祖之業元嘉之政獨冠江左魏大武帝元明之烈神張之政亦有足稱方到彥之以庸劣之才而規復河南乃與夏人有中分河北之約崔浩以為連雞不能俱飛彥之沂河而魏欽成避之俟河水復合乃更取之皆不逃魏君臣之所料不與夏人爭復兩可而南社讖失守於金墉尹仲屈辱於虎牢竺靈秀繼敗於湖陸朱備之見魏於滑臺彥之焚舟而走而禮道濟亦唱籌曩決而僅免自是以來宋魏不大舉者二十年迨夫王元謨以大言而起文帝封狼居胥之意於是柳元景薛安都據嶠峽而元謨拔滑臺魏太武亦來揚州相與易地此登石頭而望方歎無擅道濟之才彼自瓜步北歸亦已惜崔浩之死又其後也彼有宗愛之逆元嘉二十九年也此有子劭之禍年三十何強弱變故適相契耶宋孝武崩明帝即位蕭道成自時厥後南北不相攻伐者四十餘年自王元善滑臺之後通計四十四年由此之君多昏庸而後之主多早世也魏文成二年二十六為馮后所弑蕭齊高祖逆取順守與魏通好魏文敗夷狄之俗備帝王之制亦初無并齊之心歸魏謀伐齊義

東晉中興以後大畧君弱於臣而五胡亦自相吞噬宋齊之初興也大畧臣劣於君而元魏諸君亦足相當天分南北豈偶然哉宋高祖自關

陽之役實齊明帝建武二年也此則猜忌而盡戮高武子孫彼則舍代
遷洛亦將有穆恭陸駸之變並建武彼有王肅劉昶為之謀主而此亦
有蕭衍聞道以解義陽之圍又二年建武魏主南來迭有勝負此則房
思忌蕭衍等皆退散彼則王肅舍義陽而救洛陽之急未幾齊適有喪崩帝而魏亦有穀塘之變
魏王北還自是齊京昏愚而狂暴魏孝宣弱而信讒以彼料此亦足相
當此其所以不能相統一也

梁陳與魏不能相統一
梁蕭宏洛口韋叡鍾離陳慶

梁武帝自解義陽之圍止四年而轉齊為梁嘗觀帝在位四十八年而
魏之所更者七主孝宣懦弱孝明幼冲為胡后孝莊惡終為爾朱孝武
見逼為高歡魏於是分為東西矣高氏宇文彼更七主此止一君此豈
不善於彼哉然蕭寶寅帝讐齊明帝也助魏而寇梁猶可也蕭綜帝子
也亦叛梁而入于魏蕭正德近親也既入魏而後歸于梁太子統以巫
蠱而早世劭陵王綸以愚駭而化上武帝之臣子如此皆其任計數之
報也果何以過於魏哉彼受寶寅則終亂關中是時魏之元法僧元

而此受侯景則陷壽陽城彼任盧昶輩則此任朱异彼崇佛法
胡則此亦捨身即彼驗此無一不同梁止一君亦何異於魏之七主哉
是故武帝即位之五年蕭宏洛口之役挾數十萬眾怯懦不前積歲軍
資委頓殆盡為魏元次年韋叡鍾離之役元英單騎而入梁城諸軍逐
北而至滅水一勝一負乃其常也自是以來凡二十有二年而後陳慶
之有洛陽之勝其始也易於破竹其終也崩髮逃歸亦其常也二十
為梁將者馬仙舟康康綱張齊裴遠夏侯暉曹為魏將者元英
邢紹辛雲盧湘崔亮傅立服元琛楊延武爭懸瓠三關或爭山壽陽
或爭武興廣陵互有勝負未嘗深入惟陳慶武帝歿於臺城止八年而
梁轉為陳矣陳霸先因此齊蕭軌之寇建康也勇於一戰因以得國者
由梁末骨肉分布境土日蹙其權易移也高祖文帝在位日淺誠無暇
於北伐至宣帝時始謀伐齊自梁廢帝時至淮南之役是明微一勝由
北齊高緯所用非人也用皮景利供特彭城之役明微一敗由氣盈而
不用忠言也蕭舉一勝一敗如奕棋然自劉裕關中桓温灞上之外大
畧皆然然則何為而然哉蓋自開關以來既無左衽盡為衣冠之事則

亦必無衣冠蓋為左社之理也中國之君不足以君中國則天以夷狄
警之夷狄之主不足以主夷狄則天以中國正之爾

六朝兵

六朝掌兵之職

隋志歷叙漢魏至于梁陳百官之制大抵畧同雖梁武帝置戎狄之官
百有餘號並施外國準于中夏亦因漢之四征魏之四安與夫四鎮四
平渡遼陵江之舊也梁有衛尉掌官門也兵有左右衛率掌諸營兵有
領軍驍騎等六將軍左右前後四將軍中郎將也騎步騎等五校尉羽
林虎賁等將軍皆分司殿中侍左右即漢之南北軍也吳之大督陸蒙
晉宋之節度諸軍軍或都督中外諸軍事後漢王蒙王亦猶漢之大將
韓大尉周大將軍大司馬漢之類皆元帥之任也夫六朝皆在偏方
而掌兵之職不減於二漢其名益侈其實未必皆備者南北相夸率以
為常也隋志又歷叙六朝蒐苗獮狩之制宜造類馮之典見隋禮儀志
貽與成周盛時無異至於交攻迭鬪惟詐力是恃無復周官司馬法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如元師之任晉用外戚賈亮宋

梁用親王宋曰義真等不若晉吳擇能而任之周喻元所謂六朝教戰之

法徒具其文亦未必如周瑜謝元能以少擊眾也

前

諸葛孔明魯子敬與其君言無一不酌謝安石內舉其姪女為將帥石

內舉見謝越明年乃有淝水之捷温嶠陶侃却鑿輩智勇兼之皆足以

持顛扶危此皆非偶然者也自宋高祖倚仗劉穆之竿櫓之才而文帝

復振迅於王元護六言之士梁陳之間如韋淑者獨不多得若陳慶之

吳明徹輩回視一國東晉人才益劣矣不獨此也宋文帝驅六州民兵

梁武帝用兵動數十萬其與符秦元魏籍民為兵也何異其回視周瑜

之三萬謝元之八千又何如哉愈變愈下此南北朝所以一於隋也

南北養兵

三國六朝北伐以禮而返者固不少諸君亮桓温是也祖逖交劉豹

義祖朱備之至食重五胡元魏南寇以之糧而道者尚多有之魏

或城內外官司之俸元魏永泰初亦減冗官之祿或獻親王之給誠知用兵固難而養兵尤不易也嘗觀隋食貨志歷叙東晉至于梁陳皆收鹽畜賧物殊肆之利州郡在土之賦王公佃戶之稅編民租調之人以供軍用大抵自侯景之亂國用嘗福不復有如吳蜀晉宋行屯之策者矣至於元魏自永安以後征伐皆權調於民或新編糶粟水自分為東西北齊有都子使以收屯田之利後周有六柱國以給府兵之資於是宇文高氏兩虎交鬪如渭曲金墉之戰却山玉壁之戰未嘗聞以兵食不足為憂者以有屯田府兵之制也然則周齊陳之混一于隋也雖皆由後裔之昏暴而其用兵養兵之備梁陳反不周齊若矣宋何承天安邊論所謂二科者和戰是也要在大田淮泗內實青徐廢幾一舉蕩夷無但遣軍報復也所謂四策者徙新附實內地築城邑募軍課丁仗也宋文帝且不能用其在梁陳蓋可知矣

隋兵

天下盛強莫如秦隋興亡之易亦莫如秦隋者由以力而不以德也然而隋文混一南北躬行動儉屯田亘長城之北社倉達華夏之境古今戶口財賦兵民之盛未有不稱開皇者夫隋之天下即南北朝之天下也何昔衰而今驟盛耶攻之隋食貨志山東舊俗巧偽避役詐為老稚相免租賦帝乃令州縣大索貌閱戶口不實者正長遠配而又開相糾舉之科大功以下並令所籍人自為戶於是丁口倍進然後知其戶口之盛由搜抉剖裂而增之財賦之羨由嚴刑峻罰以聚之而兵民之衆由駮率丁中而為之也貽謀不善顛覆隨之兵民轉而為盜財貨適為盜貨矣嗟乎節用愛人本非二道隋文吝儉乃為驕侈之地者由志不在民故也

隋唐征遼

南北之未一也周齊自與北虜相敵及其既一也隋唐復與四夷為隣矣然煬帝太宗俱征遼東而廢興不同亦猶秦皇漢武俱伐匈奴乃有

存亡之異者何哉亦顧其所以為民者如何爾嘗因是而觀天地陰陽
之運而知中國四夷盛衰之故帝王盛時夷狄雜處乎中國有封建以
維繫之有教禮以染化之如陰陽二氣之適中非溫然春和則燥然秋
清也自秦以來封建壞而教化不行夷狄之與中國遂有內外之限中
國盛則猶陽居大夏而為極暑漢武帝唐太宗是也夷狄盛則猶陰居
大冬而為極寒符秦元魏是也故漢唐盛時皆有無夷狄之心不知
降羌已在金城煎當已在三輔胡雜已在關庭何異一陰萌於盛夏乎
符秦元魏之盛也皆有無中國之心不知六朝正統未嘗一日不存而
唐隴西公名虎唐已在西魏六柱國之列何異一陽生於隆冬乎然則
秦隋固可鑒而漢唐亦未可法也惟宋太祖之有天下也有慮夷狄之
志而未嘗有無夷狄之心至於女真始也備貢於建隆而終也犯蹕於
靖康此又天地陰陽之一變也要知彼之據中原也必不如元魏之久
而此之復版圖也必不如六朝之遂不振也及變為常夷狄自夷狄中
國自中國亦必有時焉爾

卷之七